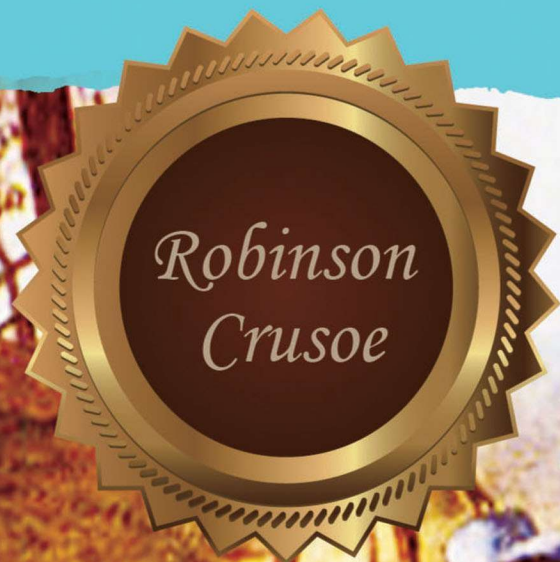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

The world adventure story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宾逊漂流记/(英)笛福(Defoe,D.)著;叁壹编
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8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叁壹主编)

ISBN 978-7-5513-0048-3

I.①鲁… II.①笛…②叁… III.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1545号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

鲁宾逊漂流记

主 编 叁 壹
原 著 (英)笛福(Defoe, D.)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版式设计 刘兴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w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48-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200

目录

第一章 扬帆起航	1
第二章 落入海盗之手	9
第三章 幸运出逃	13
第四章 落户巴西	19
第五章 “9月1日”出海	23
第六章 落难荒岛	28
第七章 重建家园	32
第八章 孤岛日记	38
第九章 自力更生	58
第十章 造独木舟	69
第十一章 手艺渐长	74
第十二章 神秘脚印	86
第十三章 食人生番	92
第十四章 救下一个人肉宴中的野人.....	109
第十五章 仆人“星期五”	115
第十六章 灌输宗教知识.....	120
第十七章 建造回大陆的船.....	125
第十八章 攻击野人大捷.....	130
第十九章 四个人的孤岛.....	134
第二十章 平定叛乱	142
第二十一章 夺回大船	147
第二十二章 准备离岛	156
第二十三章 重返大陆	160
第二十四章 陆路返乡历险.....	166
第二十五章 故地重游	175

第一章 扬帆起航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市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不是本地人。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他移居英国后，先住在赫尔市，经商发家后就歇了生意，最后搬到约克市定居，并在那儿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宾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因而给我取名叫鲁宾逊·克鲁伊茨内。由于英国人一读“克鲁伊茨内”这个德国姓，发音就走调，所以大家就叫我们“克鲁索”，以致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这么写了。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克鲁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有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至于二哥的下落，我至今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境况也全然不知一样。

我是家里的小儿子，因此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从小喜欢胡思乱想，一心想出洋远游。当时，我父亲年岁已高，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还让我在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一心想要我将来学法律。但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只是想航海。我完全不顾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告。我的这种天性，似乎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

我父亲头脑聪明，为人慎重。他预料到我的意图必然会给我带来不幸，就时常严肃开导我，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因为，那时正好他痛风病发作，行动不便。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规劝了一番。他问我，除了我自己漫游四海的癖好外，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离弃父母，背井离乡呢？在家乡，我可以经人引荐，在社会上立身。我如果自己勤奋努力，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安逸快活的日子。他对我说，一般出洋冒险的人，不是穷得一文不名，就是妄想暴富；他们野心勃勃，想以非凡的事业扬名于世。但对我来说，这样做既不值得，也没必要。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即一般人所说的中间地位。以他长期的经验判断，这种中间地位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他说，我自己可以从许多事实中认识到，确实中间地位的生活幸福无比；这就是，人人羡慕这种地位，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后果，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明智的人也证明，这个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中的智者也曾祈祷：“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

他常提醒我，只要用心观察，就能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大多都多灾多难，惟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瞬息万变。而且，中间地位不会像阔佬那样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也不会像穷人那样终日操劳、缺吃少穿而搞得憔悴不堪。唯有中间地位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和快乐。中等人常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宁，交友娱乐，生活中的种种乐趣，都是中等人的福分。这种生活方式，使人平静安乐，悠然自得地过完一辈子，不必受劳心劳力之苦。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四处奔波，或为窘境所迫，以至伤身劳神；也不必因妒火攻心，或利欲熏心而狂躁不安。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平静度过一生，尽情地品味人生的甜美，没有任何艰难困苦；他们感到幸福，并随着时间的过去，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他态度诚挚、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孩子气，不要急于自讨苦吃；因为，不论从人之常情来说，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而言，都不会让我吃苦。他说，我不必为生计天天去操劳，他会为我做好一切安排，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就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所致，而他已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苦难，因此向我提出了忠告。总而言之，他答应，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心留在家里，他一定尽力为我安排一切。他从不同意我离乡远游。我如果将来遭遇到什么不幸，那就不要怪他。谈话结束时，他又说，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大哥没听从他的劝告。那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心要去部队服役，结果在战场上丧了性命。他还对我说，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那么，他敢说，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将来我呼援无门时，我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事后想起来，父亲最后这几句话，成了我后来遭遇的预言；当然我相信父亲自己当时也未必意识到有这种先见之明。我注意到，当时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讲到我将来呼援无门而后悔时，更是悲不自胜，以致只得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忧心如焚，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当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感动。真的，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了，而是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烦我，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躲开他。但是，我并不仓促行事，不像以前那样头脑发热想干就干，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我对她说，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我除此之外什么事也不想干。最好父亲能答应我，免得逼我私自出走。我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是去当学徒，或是去

做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而且，我还绝对相信，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也必定不等满师就会从师傅那儿逃出去航海了。如果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情，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洋一次的话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就会加倍努力地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

我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大发脾气。她对我说，让她去对父亲说这种事毫无用处。父亲非常清楚这事与我利害攸关，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她还说，父亲和我的谈话是那样语重心长、谆谆善诱，而我竟然还想离家远游，这实让她难以理解。她说，总而言之，如果我执意要自寻绝路，那谁也不会来帮助我。她要我相信，无论母亲，或父亲，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的，所以我如果自取灭亡，与她也无关，免得我日后说，当时我父亲是同意的，但我母亲却同意了。

尽管我母亲拒绝了我的请求，并表示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深感忧虑。他对母亲叹息说，要是这孩子能留在家，也许会很幸福；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的话，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说什么他也不能同意我出去。事过了一年光景，我终于离家出走了，而在这一年里，尽管家里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事，但我就是顽固不化，一概不听，反而老是与父母亲纠缠，要他们不要那样反对自己孩子的心愿。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当时，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与他们一起去。他用水手们常用的诱人航海的办法对我说，我不必付船费。这时，我既不同父母商量，也不给他们捎个话，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听到消息的。同时，我既不向上帝祈祷，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后果，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时间是 1651 年 9 月 1 日。谁知道这是一个恶时辰啊！我相信，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一倒霉就这么久久难以摆脱。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风助浪势，煞是吓人。因为我第一次出海，人感到难过得要命，心里又怕得要死。这时，我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背弃父母，不尽天职，老天就这么快惩罚我了，真是天公地道。这时，我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乞求，都涌进了我的脑海。我的良心终究尚未丧尽，不禁谴责起自己来：我不应该不听别人的忠告，背弃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

这时风暴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波浪滔天。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但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与我过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可是，在当时，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足已令我胆战心惊了，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我感到，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我想我们

会随时倾覆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了。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下了无数次决心，说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命，只要让我双脚一踏上陆地，我就马上回到我父亲身边，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自寻烦恼了。同时，我也醒悟到，我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看法，确实句句在理。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一生平安舒适，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有遭到过陆上的艰难困苦。我决心，我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回到家里，回到我父亲的身边。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在暴风雨肆虐期间，乃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到了第二天，暴风雨过去了，海面平静多了，我对海上生活开始有点习惯了。但我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再加上有些晕船，更是打不起精神来。到了傍晚，天气完全晴了，风也完全停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丽。此时，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景。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简单一句话，我们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取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简言之，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随之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时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忏悔和决心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照旧跟水手们一起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让那些一本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没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到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想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不能怪别人。既然我自己不把平安度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那么，

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要害怕，并且也要求饶。

出海的第六天，我们到达了雅茅斯锚地。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被迫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来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是在这儿等候顺风，好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应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优良港湾，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都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变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齐动手落下了中帆，并且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到水中，打进了很多水。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就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表情。虽然船长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的时候，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最初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起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在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我可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往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掀天，每隔三四分钟便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由于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船上的人惊叫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船上的桅杆一根也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的了，在海上小船便于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当然此事船长是绝不愿意做的。但水手长抗议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的话，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

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晃动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不得不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不久前那次小风浪已经把我吓得半死了，更何况这次是真的遇上了大风暴。此时此刻，当我执笔记述我那时的心情，我感到，那时我固然害怕死，使我更感害怕的是想到自己违背了不久前所作的忏悔，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起种种决心，这种恐惧感对于我，比死更可怕。当时的心情既然如此，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怖，那种心理状态即使是现在也无法用言语描述。但当时的情景还不算是最糟的呢！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就连水手们自己也都承认，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可怕的大风暴。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由于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猛烈地摇摆颠簸。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下沉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是什么意思，这于我倒也是件好事。我后来问过别人后才明白究竟。这时风浪更加凶猛了，我看到了平时很难见到的情况：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他们都感到了船随时要沉没的危险。到了半夜，更是雪上加霜。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中间，突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了。听到船底漏水时，我感到心就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当时正坐在自己舱房的床边，一下子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就倒在了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叫醒，说我以前虽然什么事也不会干，但至少现在可以去帮着抽水。听了这话我立即打起精神，来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当大家竭尽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只得随风向海上飘去；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船长下令放一枪，作为求救的信号。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听到枪声便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这种时候，人人都只顾自己的生命，哪里还会有人来管我死活，也没有人会看一下到底我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人立刻上来替我抽水；他上来时把我一脚踢到一边，让我躺在那里。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进水越来越多。显然我们的船不久就会沉没。此时，尽管风势略小了些，但船是肯定不会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划近我们的大船，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里，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的大船。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舍生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且尽量把绳子放长。小艇上的人几次努力，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全体船员才得以下了小艇。此时此刻，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了，大家一致同意随着小艇随波逐流，并努力向岸

边划去。我们的船长答应，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给他们的船长照价赔偿。就这样，小艇半划着，半随浪漂流，逐渐向北方的岸边漂去，终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我们就看到它已经沉下去了。这时，我才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实话说，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当时，与其说是我自己爬下了小艇，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的。从下小艇的那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风暴的惊吓，另一方面是由于想到此行吉凶难卜，内心万分恐惧。

尽管我们处境危险，水手们还是奋力地向岸边划去。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已能看到海岸了，并看到岸上有许多人奔来奔去，想等我们小艇靠岸时救助我们。但小艇速度极慢，而且怎么也靠不了岸。后来，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并向克罗默延伸。这样，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终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靠了岸。全体安全上岸后，即步行至雅茅斯。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招待；他们妥善安排我们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我们便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回赫尔。

当时，我要是还有点头脑，就应回到赫尔，并回到家里，我一定会非常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那个寓言中的父亲，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因为，家里人听说我坐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之后又过了好长时间才得知我并没有葬身鱼腹。

但我厄运未尽，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思悔改。好几次，在我思维清醒时，理智也曾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但我却没有勇气随从理智的召唤。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化的力量，但这却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定数；它常常会驱使我们自寻绝路，明知大祸临头，还自投罗网。很显然，正是由于这种定数使我命中注定无法摆脱厄运。也正是这种定数的驱使，我才违背理智，甚至不愿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接受教训。

我的朋友，即船长的儿子，就是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现在胆子反而比我小了。当时，我们被分别安置在雅茅斯市的好几个地方住宿，所以过了两、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我刚才说了，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一交谈，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他看上去精神沮丧，且不时地摇头。他问了我的近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他对他父亲说，这是我第一次航海，只是试试罢了，以后想出洋远游。听了这些话，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怀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灾难可以说是一个凶兆，这说明你不能当水手。”“怎么啦，先生，”我问，“你难道也不再航海了吗？”“那是两码事，”他说，“航海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职责。你这次出海，虽然只是一种尝试，老天爷已给你点滋味尝尝

了；若你再一意孤行，必没有好结果的。也许，我们这次大难临头，正是由于你上了我们的船的缘故，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似的。请问，”船长接着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你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简略地向他谈了一下自己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忽然怒气冲天，莫可名状。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我以后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坐！”我觉得，这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想在我身上泄愤。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雷霆。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番，催促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他说，我应该看到，老天爷是不会放过我的。“年轻人，”他说，“相信我的话，你若不回家，无论你上哪儿，你只会受苦失望。到那时，你父亲的话便会在你身上应验了。”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很快就跟他分手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他的事情，也一无所知。至于我自己，口袋里有了点钱，就从陆路去伦敦。在去伦敦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我一直在作强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使我归心顿消。我立即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讥笑我；我自己也不仅羞见双亲，也羞见别人。我以后时尔想起这件事，一般人之心境多么荒诞而可笑，又那样莫名其妙；尤其是年轻人，照例在这种时刻，应听从理智的指导。然而，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倒以悔罪为耻；他们不以干傻事为耻，反倒以改过为耻。而事实上他们若能觉悟，别人才会把他们看作聪明人呢。

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内心很矛盾，不知何去何从，该怎么办。但一想到回家，一种厌恶感油然而起，难以抑制。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对灾祸的记忆逐渐淡漠，原来动摇不定的归家念头也随之日趋淡薄，最后甚至丢到了九霄云外。这样，我又再一次对航海生活向往起来了。

不久之前，那种邪恶的力量驱使我离家出走。我年少无知，想入非非，妄想发财。这种念头，根深蒂固，竟叫我对一切忠告置若罔闻，对父亲的恳求和严命置若罔闻。我是说，现在，又正是这同一种邪恶的力量——不管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开始了一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我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俗话说，就是到几内亚去！在以往的冒险活动中，我在船上从未当过水手。这是我的不幸。其实，我可以比平时艰苦些，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们做的工作。到一定时候，即使是做不了船长，不定也能当上大副或船长助手什么的。可是，命中注定我每次都要作出最坏的选择，这一次也不例外。口袋里装了几个钱，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我就和往常一样，以绅士的身份上了船。我从不参与船上的任何事务，也从不学着去做。

在伦敦，我交上了好朋友。这又是我命中注定的。通常这种好事不会落到像我这样一个放荡不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魔鬼总是早早给他们设下了陷阱。但对我却不然。起初，我认识了一位船长。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在那儿，做了一笔不错的生意，所以决定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颇感兴趣，因为那时我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讨厌。他听我说要出去见见世面，就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可以免费搭他的船，并可做他的伙伴，和他一起用餐。我如果想顺便带点货，他将告诉我带些什么东西最能赚钱，这样也许我能赚点钱。

对船长的盛情，我正是求之不得，便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船长真诚朴实，我便上了他的船，并捎带了点货物。由于我这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赚了一笔不少的钱。因为，我听他的话，带了一批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大概值四十英镑。这些钱我是靠一些亲戚的帮助弄来的。我写信给他们；我相信，他们就告诉我父亲，或起码告诉了我母亲，由父亲或母亲出钱，再由亲戚寄给我，作为我平生第一次做生意的资本。说实话，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航行。这完全应归功于我那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一些航海的数学知识和方法，记航海日记和观察天文。一句话，懂得了一些做水手的基本知识。他乐于教我，我也乐于跟他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我这次航行，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换回了三百英镑，赚了很多钱。这更使我踌躇满志，因而也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然而，这次航行也有我的不幸。特别是因为我们做买卖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一带，从北纬 15 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天气异常炎热，所以我得了航行于热带水域水手们常得的热病，三天两头发高烧，讲胡话。

第二章 落入海盗之手

现在，我俨然成了做几内亚生意的商人了。不幸的是，我那位船长朋友在回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再去几内亚走一趟，便踏上了同一条船。这时，船上原来的大副做了船长。这是一次最倒霉的航行。虽然我上次赚了钱，但我只带了不到一百英镑的货物，余下的二百英镑都寄存在船长寡妇那里。像船长一样，她待我公正无私。但是，在这次航行中，我却屡遭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正航行于这些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一天破晓时，有一艘从萨累的土耳其海盗船突然开来，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上来了。我们的船也张满了帆试图逃跑。但海盗船比我们快，逐渐逼近了我们。看情形，再过几小时，他们肯定能追上我们。我们立刻开始作战斗准备。船上有十二门炮，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他们赶

了上来。他们本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我们把八门炮搬到了这一边，向他们一齐放。海盗船边后退，边还击；他们船上二百来人一齐用枪向我们射击。我们的人隐蔽得好，没有一个受伤。海盗船准备对我们再次发动攻击，我们也全力备战。这一次他们从后舷的另一侧靠近我们的船，还有六十多人跳上了我们的甲板。强盗们一上船就乱砍乱杀，并砍断了我们的桅索等各种船具。我们用枪、短柄矛和炸药包等各种武器竭尽全力抵抗，把他们击退了两次。我不想细说这件不幸的事。总而言之，到最后，我们的船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死了三个人，伤了八个人，只得投降。我们全部被俘，被押送到萨累，那是摩尔人的一个港口。

我在那儿受到的待遇，并没有像我起初担心的那么可怕。别人都被送到皇帝的宫里去，远离了海岸；我却被海盗船长作为他自己的战利品留下，成了他的奴隶。这是由于我年轻伶俐，对他有用处。我的处境发生了突变，从一个商人骤然变成了可怜的奴隶。这真使我悲痛欲绝。这时，我不禁回忆起我父亲的预言：他说过我一定会受苦受难，并会呼援无门。现在我才感到父亲的话完全应验了。现在我的境况已糟透了。我受到了老天的惩罚，谁也救不了我。可是，唉，我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呢，下面我再接着细谈吧。

我的主人把我带回他家中。我原以为他出海时会带上我。如这样，我想，迟早他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俘获，那时我便可恢复自由了。但我的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每次出海时，总把我留在岸上照看他那座小花园，并在家里做那些奴隶干的苦活。他从海上航行回来时，又叫我睡到船舱里替他看船。

在这里，我头脑里整天算计着如何逃跑，但怎么也想不出稍有可能的办法。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根本没有条件逃跑。我没有可以商量，没有和我一起逃跑。我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周围没有其他奴隶，也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这样过了整整两年。这两年中，逃跑的计划只是在我想象中实现，并借此自慰，却怎么也无法付诸实施。大概两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使我重新燃起了争取自由的希望。一次，我主人在家里待的时间比平时长。据说是因为手头缺钱，他没有为自己的船配备出航所必需的设备。在这段时间中，他经常坐一只舢板去港口外的开放锚地捕鱼；至少每星期一两次，天气好的话，去的次数更多一些。那只舢板是他大船上的一只小艇。每次出港捕鱼，他总让我和一个摩尔小孩帮他摇船。我们两个小年轻很能得他的欢心，而确实我捕鱼也有一手，因此，有时他就只叫我与他的一个摩尔族亲戚和那个摩尔小孩一起去为他打点鱼来吃；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一天早晨，我们又出海去打鱼。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忽然，海上升起浓雾。我们划了才一海里多点，就看不见海岸了。当时，我们已辨别不清东南西北了，只是拼命划

船。这样划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们不但没有划近海岸，相反向外海划去了，离岸至少约六海里。最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冒了很大的风险，才平安抵岸，因为，那天早晨风很大，而且我们大家都快饿坏了。

这次意外事件给了我们主人一个警告，他决定今后得小心谨慎一些，出海捕鱼时得带上指南针和一些食品。正好在他俘获的我们那艘英国船上，有一只长舢板。他就命令他船上的木匠——也是他的一个英国人奴隶——在长舢板中间做一个小舱，跟驳船上的小舱那样；舱后留下些空间，可以容一个人站在那掌舵和拉下帆索；舱前也有一块地方，可容一两个人站在那里升帆或降帆。这长舢板上所使用的帆叫三角帆，帆杆横吊在舱顶上。船舱做得很矮，但很舒适，可容得下他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睡觉，还可放下一张桌子吃饭；桌子做了一些抽屉，里面放上几瓶他爱喝的酒，和他的面包、大米和咖啡等食物和饮料。

我们从此就常常坐这只长舢板出海捕鱼。因为我捕鱼技术高明，所以每次出去他总是带着我。有一次，他约好要与当地两三位颇有身份的摩尔人坐我们的长舢板出海游玩或捕鱼。为款待客人，他预备了许多酒菜食品，并在头天晚上就送上了船。他还命令我从他大船上取下三支短枪放到舢板上，把火药和子弹准备好。看得出来，他们除了想捕鱼外，还准备打鸟。

我按照主人的命令，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第二天早晨，船也洗干净了，旗子也挂上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在舢板上专候贵客的光临。不想，过了一会儿，我主人一个人上船来。他对我说，客人临时有事，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但他们要来家里吃晚饭，所以要我和那个摩尔人和小孩像平常一样去打点鱼来，以便晚上招待客人。他还特意吩咐，要我们一打到鱼就立即回来送到他家里。这些事我当然准备完全照办。

这时，我那争取自由的旧想法又突然萌发起来。因为，我觉得自己能支配一条小船了。主人一走，我就开始准备起来，当然不是准备去捕鱼，而是准备远航。至于去哪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过，只要是离开这儿就行。

我计划的第一步，先借口对那个摩尔人说，我们不应当自作主张吃主人的面包，必须自己动手准备船上吃的东西。他说我的话非常正确，就拿来了一大筐当地甜饼干，又弄了三罐子淡水，一起拿到舢板上。我知道主人装酒的箱子放的地方；看那箱子的样子，明显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战利品。我趁那摩尔人到岸上去的时候，就把那箱酒搬到舢板上，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好像主人原来就放在那儿一样。同时我又搬了六十多磅蜜蜡到船上来，还顺手拿了一小包粗线，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和一只锤子；这些东西后来对我都很有用，尤其是蜜蜡，可以用来做蜡烛。接着我又想出了一个新花招，他居然天真地上了圈套。这个摩尔人叫伊斯玛，但大家叫他马利或莫利，所以我也这样叫他。“莫利，”我说，“我们主人的枪在

船上，你去弄点火药和鸟枪弹来，也许我们还能替自己打几只水鸟呢！我晓得主人的火药放在大船上。”“对，”他说，“我去拿些来。”果然，他拿来了一大皮袋火药，足有一磅半重，可能还要多些。此外，他又拿来了一大皮袋鸟枪弹和一些子弹，也有五、六磅重。他把这些全都放到舢板上。我同时又在大舱里面找到了一些主人的火药。我从箱子里找出一只大酒瓶，里面所剩的酒已不多。我把不多的酒倒入另一只瓶中，把空瓶装满火药。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便开始出港捕鱼去了。港口堡垒里的士兵全认识我们，所以也不来注意我们。我们出港不到一海里远就下了帆开始捕鱼。这时，风向东北偏北，正与我的愿望相反。因为，如果刮南风，我就有把握把船驶到西班牙海岸，起码也可到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第斯海湾。但我决心已定，不管刮什么风，只要离开我现在呆的可怕的地方就行；其余一切，都听天由命了。我们钓了一会儿鱼，一条也没有钓到；因为鱼儿上钩，我也不钓上来，以免让那摩尔人看见。然后，我对他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们拿什么款待主人呢？我们得走远一点。他一想这样做也没关系，就同意了。他就在船头，张起了帆；我在船尾掌舵。这样我们把船驶出了约三海里，然后就把船停下，就像又要准备捕鱼似的。我把舵交给摩尔小孩，自己向船头摩尔人站的地方走去。我弯下腰来，装作在他身后找什么东西似的。突然，我趁他不备，用手臂猛地在他的裤裆下一撞，把他一下推入海里。这个摩尔人是个游泳高手，一下子就浮出海面。他向我求救，求我让他上船，并说他愿意追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在水里像鱼，游得非常快，而这时风不大，小船行驶速度很慢，眼看他一会就会赶上来。我走进船舱，拿起一支鸟枪。我把枪对准了摩尔人，并对他说我并不想伤害他，他如果不胡闹，我也不会伤害他。我说：“你泅水泅得很好，你完全可以泅回岸去。现在海上风平浪静，就赶快泅回去吧。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但要是你靠近我的船，那我就打穿你的脑袋！我已决定逃跑争取自由了！”他立刻转身向海岸方向游回去。我毫不怀疑，他必然能安抵海岸，因为他游泳的本领确实不错。

本来，我可以把小孩淹死，带上那个摩尔人，但我怎么也不敢信任他。前面说到过，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但大家都叫他“佐立”。那摩尔人走后，我对他说：“佐立，假如你忠于我，我会使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但如果你不打自己的耳光向我发誓，你如果不凭着穆罕默德起誓效忠于我，我也把你扔到海里去。”那孩子朝着我笑了，并发誓忠于我，愿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说这些话时天真无邪，使我不得不信任他。

那个摩尔人在大海里泅着水，我们的船还在他的视线以内。这时，我故意让船逆着风径直向大海驶去。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我是驶向直布罗陀海峡（其实，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这样做）。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驶向南方野蛮人出没的海岸。到那里，我们还来不及上岸，

就会给各个黑人部族的独木舟所包围，并把我们杀掉；即使我们上了岸，不是给野兽吃掉，就是给更无情的野人吃掉。

但是，到傍晚时，我改变了航向。我们船向东南偏东驶去，这样船可沿着海岸航行。这时风势很好，海面也平静，我就张满帆让船疾驶。以当时船行速度来看，我估计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就能靠岸。那时我已经在萨累以南 150 英里之外了，远离摩洛哥皇帝的领土，也不在任何国王的领地之内，因为在那儿我们压根就看不到人迹。

第三章 幸运出逃

但是，我已被摩尔人吓破了胆，害怕再落到他们的手里；同时风势又顺，于是也不靠岸，也不下锚，一口气竟走了五天。这时渐渐地风势转为南风，我估计就算他们派船来追我，这时也该罢休了。于是我就放心驶向海岸，在一条小河的河口下了锚。我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在什么纬度，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河流。四周见不到一个人，我也不想看到任何人。我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淡水。我们在傍晚驶进了小河口，决心一等天黑就游到岸上去，摸一下岸上的情况。但一到天黑，我们就听到各种野兽狂吠咆哮，怒吼声声，不知道那是些什么野兽，真是太可怕了！这可把那可怜的孩子吓得魂飞魄散，哀求我等到天亮后再上岸。我说：“好吧，佐立，我不去就是了。但是，说不定白天会碰见人。对我们他们也许像狮子一样凶呢！”佐立笑着说：“那我们就开枪把他们打跑！”佐立在我们奴隶中能用英语交谈，虽然发音不太地道。见到佐立这样高兴，我心里也很快乐。于是我从主人的酒箱里拿出酒瓶，倒了一点酒给他喝，让他壮壮胆子。不管怎样，佐立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就下了锚，静静地在船上躺了一整夜。我是说，只是“静静地躺着”，我们实际上整夜都没合过眼。两小时后，便有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巨兽来到海边，在水里打滚，洗澡，或凉快一下自己的身子；它们是些什么野兽，我也叫不出名字，而它们那怒吼的咆哮声，真是我平生从未听到过的，甚是吓人！

佐立吓坏了，我自己也吓得要命。然而，更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是，我们听到有一头巨兽向我们船边游来。虽然我们看不见，但从其呼吸的声音来听，一定是个硕大无比的猛兽。佐立说是头狮子，我想也可能是的。可怜的佐立向我大声呼叫，要我起锚把船划走。“不，”我说，“佐立，我们可以把锚索连同浮筒一起放出，把船向海里移一些，那些野兽游不了太远的，它们不会跟上来。”我话音未落，那巨兽离船不到两桨来远了。我赶快走进舱里，拿起枪来，对着那家伙放了一枪。那猛兽马上调头向岸上泅去。

枪声一响，不论在岸边或山里的群兽漫山遍野地怒吼起来，那种情景，真令人不寒而栗。我想，这里的野兽以前可能从未听到过枪声，以致使它们如此惊恐不安。这更使我不得不相信，不用说晚上不能上岸，就是白天上岸也是个问题。落入野人手里，就等于羊入虎口。至少，这两种危险我们都很害怕。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得上岸到什么地方弄点淡水，因为船上剩下的水已剩下不到一品脱了。问题是：什么时候上岸？在哪儿才能弄到水？佐立说，要是我让他拿个罐子上岸，他会去找找看有没有水，有的话就给我带回来。我问他，为什么是他去，而不是我去，让他一个呆在船上呢？这孩子的回答老实深情，使我从此喜欢上了他。他说：“如果野人来了，他们吃掉我，你可以逃走。”“好吧，佐立，”我说，“要是野人来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开枪把他们打死，我们俩谁也不让他们吃掉。”我拿了一块干面包给佐立吃，并从原来主人的酒箱里拿出酒瓶给他倒了点酒喝。这个酒箱的来历，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把船向岸边适当靠近一些，两人就一起涉水上岸。除了枪支弹药和两只水罐，其他我们什么都没有带。

我不敢走得离船太远，以免野人的独木舟从河的上游顺流而下。可那孩子见到一英里开外处有一块低地，就信步走去。不一会儿，只见他很快向我奔来。我还以为有野人在追赶他，或者给什么野兽吓坏了，连忙迎上去帮助他。但他跑近我时，却见他肩上背着个野兔似动物，但皮色与野兔不一样，腿也比野兔长，原来是他打到的猎物。这东西的肉一定很好吃，我们都很高兴。然而，更让人高兴的是，佐立告诉我，他已找到了淡水，而且也没有见到野人。

但后来我们发现，本来我们不必费那么大的周折去取水。沿着我们所在的小河稍稍往上走一点，潮水一退，就可以取到淡水。其实，海潮没进入小河多远。我们把所有的罐子都盛满了水，又把杀死的野兔煮了饱餐一顿，就准备上路了。在那一带，我们一直没有发现人类的脚印。以前我曾到这一带的海岸来过一次，知道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离大陆海岸不远。但船上没有仪器，不能测量我们所在地点的纬度，而且，我也已不记得这些群岛确切的纬度了，因而也没法找到这些群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海岸，驶向海岛。否则，我一定很容易找到这些海岛的。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沿着海岸航行，直到英国人做生意的地方。在那儿总会碰到来往的商船，他们会救起我们的。

我猜测，我现在所在的地区正好在摩洛哥王国和黑人部族居住的地区之间；这儿只有野兽出没，荒无人烟。黑人因为害怕摩尔人的骚扰而放弃该地区迁向他方；摩尔人则因这儿是蛮荒之地，不愿在此居住。此外，这儿群兽出没，是猛虎、狮子、豹子和其他野兽栖息的地方。所以，不论是摩尔人还是黑人，都放弃了这块地方。但摩尔人偶尔也来这儿打猎。每